

湖畔

漠華底詩

- 呵 ..... 30—31.  
想念 ..... 90—93.  
隱痛 ..... 62.  
忘情 ..... 96.  
稻香 ..... 44.  
歸家 ..... 89.  
遊子 ..... 42—43.  
草野 ..... 4—5.  
黃昏後 ..... 33.  
撇却 ..... 60—61.  
離家 ..... 82—83.

湖畔

- 回望 ..... 45.  
孤寂 ..... 22—23.  
迴欄下 ..... 32.  
塔下 ..... 34—35.  
轎夫 ..... 12—13.

雪峯底詩

- 小朋友 ..... 10—11.  
雨後的蚯蚓 ..... 2.  
幽怨 ..... 88.  
伊在 ..... 94—95.  
三隻狗 ..... 46—47.

湖畔

睡歌	51—57.
一隻	97.
廚司們	74.
不幸者們	63.
楊柳	14.
花影	15.
兩個小孩	64—66.
落花	68—69.
城外紀遊	38—40.
<u>棲霞嶺</u>	36.
清明日	37.
<u>靈隱道上</u>	58—59.

湖畔

修人處詩

- 新柳 ..... 9.  
在江邊小坐 ..... 16—18.  
小小兒的請求 ..... 70—71.  
暴風去後 ..... 75.  
含苞 ..... 24—25.  
我不知 ..... 86—87.  
一生 ..... 19.  
聽玄仁槿女士奏佳耶琴 ..... 20—21.  
心愛 ..... 67.  
送橘子 ..... 100.  
噴 ..... 72—73.

湖畔

或者	1.
彷徨	26.
柳	49.
麦陇上	79.
我認識了 <u>西湖</u> 了	3.
第一夜	6—8.
心愛的	98—99.
悔煞	41.
豆花	27.
江之波濤	76—78.
歌	28—29.

湖畔

汪靜之底詩

小詩一	48.
小詩二	50.
小詩三	80.
小詩四	81.
小詩五	84.
小詩六	85.

湖畔

或者

籬旁的村狗不吠我，  
或者他認得我；  
提着筠籃兒的姑姑不回答我，  
或者伊不認得我。

——修人，1922.3.12，晨——

湖畔

雨後的蚯蚓

雨止了，  
操場上只臘有細沙。  
蚯蚓們穿着沙衣不息地動着。  
不能進退前後，  
也不能轉移左右。  
但總不息地動呵！

雨後的蚯蚓的生命呀！

——雪峯，杭州，1921.11.26——

湖畔

我認識了西湖了

從堤邊，水面  
遠近的楊柳掩映裏，  
我認識了西湖了！

——修人，西湖，1922,3,3 ——

草野

(一)

寂寞的清醒的早晨，嫠婦已止了哭泣，孤兒是疲乏了，歌女底哀婉的歌聲渺了，遊行者也停止他沉重的脚步：一切，一切都睡在美夢底茫茫裏，安慰他們自己。

晨光透過疏林，金黃的，燦爛的，在漠漠的大地上跳舞。

但那時，青年却挾着淚躑躅在草野。

(二)

赤熱的仁愛的太陽，不忍看也看不過這在人世間底遍開着的罪惡底花，滿結着的罪惡底果

湖畔

；他匆匆跑過青碧的穹天，哭紅了臉，掩在西方森林底背後，灑出萬點黃金的淚。  
他終於遲遲地沉沒在紅霞的海裏去了！  
但那時，青年又挾着淚腳躅在草野。

(三)

老少男女在茅舍裏坐着對哭，月光姍姍地走過他們底窗下。  
一切事情都過去了。夜是淒涼的沉寂。  
但那時，青年又挾着淚腳躅在草野。

——漠華，杭州，1922，2，25——

湖畔

第一夜

(上)

哥哥底懷裏，  
也有媽媽樣的溫暖嗎？  
這是嘗新的第一夜呵！

頰兒偎我，  
腕兒鈎我，  
小調兒醉我，  
小哥哥並枕而睡地伴我。

要明天領我上棲霞嶺去，

讓小哥哥睡熟吧。

小哥哥睡熟了，

我倒不忍睡熟了。

——這夢中的微笑，

儘讓燈光獨自兒看，

不是太罪過嗎？

移他底臉兒，移得更近些；

捏他底手兒，捏得更緊些：

這樣，我可以放心睡去了。

離開媽媽底枕兒有九年了；

湖畔

盡情的酣睡，  
這是重溫的第一夜呵！

——修人，西湖，1922，3，31，夜——

(下)

被角兒散開了。  
讓他自由些時吧！  
抱緊了的手兒  
騰不出這閒功夫呵！

——修人，西湖，1922，4，1，曉——

新柳

軟風吹着，細霧罩着，淺草托着，碧流映着，——春色已上了柳梢了。

村外底小河邊，抽出些又纖又弱的柳條兒，滿黏着些又小又嫩的柳芽兒。

但是春寒還重呢！ 柳呵！你這樣地抽青，是爲你底生命努力嗎？還是爲要給太陽底下底行人造成些傘蓋嗎？……

——修人，慈谿，1920，3，19，曉——

小朋友

在杭州最寂靜的那條街上，  
我有一個不相識的小朋友。  
一天我走過那裏，  
他立在他底門口，  
看着我，一笑。  
我問他，“你是那個？”  
他說，“我就是我呵。”  
我又問他，“你姓甚？”  
他說，“我忘却了。”  
我想再問他，  
他却回頭走了。  
後來，我常常去尋他，

却再也尋不到了。  
但他總逃不掉是我底  
不相識的小朋友呵！

——雪峯，杭州，1921，11，24——